

论维吾尔语 bär- “给”义动词的语法化*

奥斯曼·阿卜杜克热木 乐 耀

[提要] 本文通过对古今维吾尔语的考察,分析动词 bär- 的语法化过程,集中论述利他标记和无阻标记的形成和演变特点。利他意义在历史上通过 -(y)U bär-、-I bär-、-A bär- 和 -⁰p bär- 等不同形式来表达。在语言演变过程中, -⁰p bär- 取代其他形式成为现代维吾尔语表示利他意义的专用标记。此外,利他标记在有些语境中也可用来表示受损义。无阻意义由 -A bär-、-⁰y bär- 等形式来表达。在现代维吾尔语中, -⁰y bär- 已消失, -A bär- 则经过语音融合而词缀化了。

[关键词] bär- 语法化 利他标记 无阻标记

一 引言

动词“给”表达人类相对简单而具体的动作,即将某物传递给某人等。高频使用是“给”类动词发生多路径语法化的重要条件。国内外不少学者从语法化的角度观察维吾尔语及其亲属语言的各种现象(力提甫·托乎提 1997;张定京 2002;Rentzsch 2011;Johanson 2012;赵明鸣 2015, 2017;木再帕尔 2017, 2018等)。维吾尔语动词 bär-^①表示“给、给予、赋予”等词汇意义的同时,在演变过程中还语法化为不同的形态标记。其中用作利他^②(Benefactive)和无阻(Uninterrupted)标记是其最重要、最显著的特点。利他标记由 bär- 与副动词成分

* 本文得到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维吾尔语动词语法化个案研究(FJ2023C022)”的资助。本文曾在“第十二届汉语语法化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闽南师范大学 2023.11.3-5)上宣读。匿名审稿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谨致谢忱。文中的缩略语:1(第一人称);2(第二人称);3(第三人称);ABL(ablative 从格);ACC(accusative 宾格);AUG(augmentative 大称、增强);AUX(auxiliary 助动词);BEN(benefactive 利他标记);CAUS(causative 使动);COND(conditional 条件-假设);CVB(converb 副动词);DAT(dative 与格);DES(desiderative 意愿);DIM(diminutive 小称、减弱);EVIDP(evidential-past 传信过去时);GEN(genitive 属格);IMP(imperative 祈使);LOC(locative 位格);NEG(negation 否定);NPST(non-past 非过去时);PART(particle 语气助词);PL(plural 复数);POL(polite 尊称);POS(possessive 领属);PST(past 过去时);SG(singular 单数);UNINT(uninterrupted 无阻标记);V(动词);VADJ(verbal adjective 动形容词成分);VN(verbal noun 动名词成分)。功能成分的形态变体用大写字母:A=a、ä、y,I=i、i,U=u、ü;字母左上角的“0”表示可选性元音并代表零音或 i、i、u、ü 等音,“*”表示构拟的原始形式或不符合语法的词句。

^① 该动词经历了(bir->ber->bär-)音变。为了描述方便,本文在参用古籍文献例句以及相关学者观点时保留其原来的转写形式,其余情形均用 bär-。

^② 所谓的“利他”标记是指语言学界常用的“受益”标记。由于维吾尔语中表示自益和益他的成分都有专门的语法标记形式,本文将表示益他的形式-⁰p bär-称为“利他标记(benefactive)”,表示自益的形式-⁰wal-称为“利己标记(autobenefactive)”。

(-*(y)U/-A/-I/-⁰p)* 长期搭配使用语法化而成^①, 如古籍文献中的 *-(y)U bär-*、*-A bär-*、*-I bär-* 和 *-⁰p bär-* 等结构。而无阻标记由 *bär-* 与副动词成分 *-A* 长期搭配使用形成古籍文献中的 *-A bär-*、*-⁰y bär-* 等结构。在现代维吾尔语中, 利他意义由 *-⁰p bär-* 来表达, 无阻意义由 *-⁰wär-* (< *-A bär-*) 来表达。学者们对 *-⁰p bär-* 和 *-⁰wär-* 在现代维吾尔语中的意义和用法提出过各自不同的观点 (吐尔迪 1982, 1985:275-280; 赵相如、朱志宁 1985:116-125; 哈密提 1983, 2011:357、371; 程适良等 1996:449、458; 易坤琇、高士杰 1998:312、314; 力提甫 2009, 2012:195、200; 彭嫵 2014 等)。但这些研究主要以描写它们在共时层面的意义和功能为主, 缺乏历时演变的讨论。

本文将通过对古今维吾尔语的考察, 试图描写 *-(y)U/-A/-I/-⁰p bär-* 经语法化发展出表示利他和无阻意义功能的过程, 梳理其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语法化的路径、语音形式及语义的变化, 并着重描写利他和无阻标记在现代维吾尔语中的用法及其在不同语境中的特殊意义等。

二 *bär-* 在古籍文献语言中的语义和演变

Starostin et al. (2003:353) 将 *bär-* 的原形构拟为 **biör[é]*, 认为表示“给, 拿, 收集”等意义; 原始通古斯语的形式为 **bū-*, 意为“给”; 维吾尔语及其亲属语言的原形为 **bēr-*, 意为“给”; 原始日语为 **píri-p-*, 意为“聚集, 收集”等^②。Clauson (1972:354) 认为 *bär-* 的原形为 **bé:r-*, 意为“给”, 还指出该词作为描述性 (descriptive) 动词使用时表示为他人的利益而做出的动作。下面列举该动词在不同时代文献语言中的语义表征和演变过程。

(一) 碑铭文献

在鄂尔浑—叶尼塞碑铭文献 (简称“碑铭文献”) 中, *bär-* 的词汇意义是“给, 给予; 嫁给”等 (耿世民 2005:155、226、287)。同时, *bär-* 与副动词成分共现较常见, 其意义明显虚化, 表示利他意义。例如:

- (1) bodun-um-a (yi)g-i-n anča qazğan-u bir-ti-m^③. (耿世民 2005:166)
人民-POS1SG-DAT 好的-POS3-ACC 那样 赢得-CVB AUX-PST-1SG
我为我的人民做了许多好事。
- (2) yīpar-ığ käl-ür-üp tik-ä bir-ti. (耿世民 2005:166)
香烛-ACC 来-CAUS-CVB 插-CVB AUX-PST3
(李佺大将军等人) 带来 (葬礼用的) 香烛, 并插起来了。
- (3) tabğaç qağan-qa il-i-n törü-si-n al-ī bir-miš. (耿世民 2005:122)
唐朝 皇帝-DAT 国家-POS3-ACC 法治-POS3-ACC 拿-CVB AUX-EVIDP
据说, 他们为唐朝皇帝 (效力) 拿下了 (许多) 国家及其法治权。

^① 副动词成分 *-(y)U/-A/-I* 含有未完成义, *-⁰p* 含有完成义。

^② Starostin et al. (2003) 没有提供该词在原始蒙古语中的形式。

^③ Haspelmath & König (1995:3) 认为, 副动词 (converb) 是一种非限定动词形式, 其主要功能为标记状语从属关系。严格来说, 这种定义并不能准确说明维吾尔语 *-A/-⁰p* 等成分的本质属性。正如上例所示, 我们标注为副动词 (CVB) 的这些成分本身不是一种动词形式, 而是缀接在动词或动词短语上的后缀。所谓“副动词”是它们与某一动词 (或短语) 结合之后的形式。从这一角度看, 将它们称为“副动词化成分 (converbializer)”也许更为合理。不同类型语言对副动词的编码方式可能存在一些差异, 不少学者将这些标记成分统一称为“副动词”。本文也续称之为副动词。

在例(1)-(3)中, -(y)U/-A/-I bär- 不再指“给”具体的动作, 而表示一种为他人或为他人利益而做出的行为, 其中 -(y)U bär- 形式出现的频率相对较高。bär- 在碑铭文献语言中作助动词较普遍, 这说明其语法化应在碑铭文献之前。Tekin (1968:182)、冯·加班 (2004:118) 等也指出, bär- 与副动词成分共现时能够表达为别人做某件事之意义。

(二) 回鹘文献^①

在中世纪回鹘语文献中, bär- 与副动词成分搭配使用表示利他意义的功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例如:

- (4) ädgü yol-lar qapığ-ï-n aç-a bir-mäk-lär-i üzä... (Kaya 1994:222-10)
善功 路-PL 门-POS3-ACC 打开-CVB AUX-VN-PL-POS3 上
为打开善功之门而……
- (5) yığ-ïw-raq ay-u bir-äyin. (耿世民 2008:82)
集-CVB-DIM 讲-CVB AUX-IMP.1SG
我简要地告诉你。
- (6) bu arpa-nï açığ-qa kal-ür-ip bir-ür-biz. (耿世民 2006:227)
这 大麦-ACC 仓库-DAT 来-CAUS-CVB AUX-VADJ-1PL
我们将把这些大麦运交仓库。
- (7) ay-u ber-di-m ol näñ-ni tut-sun u-sa. (优素甫 1984:721-2)
讲-CVB AUX-PST-1SG 那 东西-ACC 抓-IMP3 能-COND
我已讲过(拴我之绳), 若他们能来抓我就来吧。

可见, 这时 bär- 在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作品中作助动词。值得注意的是, 在《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中出现其与副动词成分 -⁰p 结合使用的例证, 而且这类形式出现的频率也比较高(耿世民 2006:219、227、233、236、239)。社会经济类文献的内容涉及请婚、户口登记、奴隶买卖、土地交换与买卖、租借、借贷等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一些活动。因此, 这类文献的语言可能更接近当时的口语。-⁰p bär- 发展出利他意义也许受到了 -(y)U bär- 和 -A bär- 形式的诱发, 可能是类推的结果。这种形式的出现为利他意义的进一步发展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从这一时期开始, -⁰p 型副动词成分与各类助动词结合出现的频率慢慢超过了 -(y)U 的形式。冯·加班 (2004:118) 也指出, 在现代亲属语言中广泛使用的 -⁰p 副动词成分应该是在回鹘文昌盛时期以后, 才在使用频率上超过了 -(y)U 型副动词成分。此外, 还出现 bär- 与“寄、派遣; 放、释放”义动词 id-^② 结合使用的情况, 如 iđu berip bušuttum “我释放了他, 并让他走”(Clauson 1972:37)。iđu ber- 在后期发展过程中作为复合语法标记使用, Johanson (2021:601) 认为复合形式经常描述行为动作的突然开始。

(三) 近代文献

在近代(察哈台)文献语言中, bär- 的功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 -⁰p bär- 完全取代了 -(y)U/-A/-I bär- 等形式, 成为专门表示利他意义的语法标记。同时, -(y)U/-I bär- 已消失, -A bär- 则发展出表示无阻意义的功能。下面分别举例说明。

^① 为行文方便, 高昌回鹘语文献及喀喇尼耶文献例证都在此部分叙述。

^② id- 为早期语法化动词之一, 用作助动词时一般描述行为动作的完成 (Clauson 1972:37)。

1. 利他意义

- (8) *üç yüz öçkü rasla-p ber-ür.* (买合苏提 2015:4b-10)
三百 山羊 准备-CVB AUX-VADJ
他们会(为你)准备三百只山羊。
- (9) *äšäk-im-ni tap-ïp bär-sä-ñlär.* (阿依努热 2011:106-4)
驴-POS1SG-ACC 找-CVB AUX-COND-2PL.IMP
请你们帮我找一下我的驴。
- (10) *mahmud-din sorı-dı-ki tanbur-ni çal-ïp ber-gäy.* (毛拉 1982:35-5)
马赫穆德-ABL 问-PST3-PART 弹布尔-ACC 弹-CVB AUX-DES
(他)请马赫穆德,让其女儿为他们弹弹布尔。
- (11) *muhrluq hujjat qıl-ïp bär-dük.* (伊卜拉伊木 2019:19.107-14)
有章的 收据 做-CVB AUX-PST.1PL
我们(给他们)开了加盖公章的收据。

在例(8)-(11)中, $-{}^0p$ bär- 与早期文献中的利他标记一样,描述一种为他人或为他人利益而做出的行为动作,其在各类文献语言中出现的频率也相当高。

2. 无阻意义

- (12) *yoqqarı tart-ma-y keç-kän yer-din oq qoy-a ber-di-lär.* (吾麦尔江 2014:62b-4)
上边 拉-NEG-CVB 渡-VADJ 地-ABL PART 放-CVB AUX-PST-3PL
他们未(把渡船)拉到上游,就在登岸处放驶了。
- (13) *mu-ni ham murüwat qıl-ïp qoy-a bär-di.* (买合苏提 2015:76b-2)
这-ACC 也 慷慨 做-CVB 放行-CVB AUX-PST3
将他也慷慨地放走了。
- (14) *mu'ammā-ni bit-ïp aña tut-a ber-di-m.* (Eckmann 1966:143)
谜语-ACC 写-CVB 向他 递-CVB AUX-PST-1SG
我写下谜语诗并递给了他。

在上述三例中, $-A$ bär- 不再表示利他意义,而表示无阻意义,即描述主动词所表达的动作无阻地、无约束地、不间断地持续进行。此外,在《巴布尔传》中还有副动词成分 $-{}^0y$ 与 bär- 结合表示语法意义的例证,如 *yürüy berdik* “我们继续走了”、*yürüy berdim* “我继续前进”(吾麦尔江 2014:114a-12、115b-7),其意义与无阻标记 $-A$ bär- 基本一致。在现代维吾尔语中, $-y$ 一般被视为副动词成分 $-A$ 的一种变体,此外还用来构成副动词成分 $-A$ 和 $-{}^0p$ 的否定形式(哈米提 2011:255)。在古籍文献以及现代亲属语言中,这种变体主要是缀接在以元音结尾的词上(如哈萨克语,见张定京 2004:341)。因此,前面一般不会出现起连接音作用的元音。上述例子中的 $-{}^0y$ bär- 可能是类推的产物,其使用频率很低。根据目前的考察, $-{}^0y$ 只与动词 *yür-* “走、行”搭配使用,而且例子均源于《巴布尔传》。在其他文献中暂未发现相同的结构或与其他动词结合的形式。

综上所述, $-(y)U/-A/-I$ bär- 在碑铭文献中早就作为利他标记。在中世纪回鹘语文献中 $-{}^0p$ bär- 也用来表示利他意义,后来该形式慢慢取代了其他形式并专门用于表示利他行为。在近代文献语言中, $-{}^0p$ bär- 和 $-A$ bär- 结构在语义上的分工更为明确,前者专门用来表示利他义,后者则专门用来表示无阻义。

三 bär- 在现代维吾尔语中的语义

现代维吾尔语中, bär- 在其原义基础上发展出一些引申义。根据《维吾尔语详解词典》(新疆民族语文工作委员会 1990:425-426), 它有 17 种义项。除了用作利他和无阻标记外, 还可以作构词轻动词, 如 pikir (意见) + bär- “提意见”、jawab (答案) + bär- “回答”、yardäm (帮助“名”) + bär- “帮助”等。

(一) 利他意义

现代维吾尔语的利他意义仍由 ${}^0\text{p}$ bär- 来表达。这与有些学者所提倡的宾语类别 (objective version) 基本相同^①。从古籍文献可看出, 利他标记是副动词成分 (-(y)U/-A/ ${}^0\text{p}$) 与 bär- 长期一起使用逐渐习语化, 其历时发展演变到现代维吾尔语, 可分为四个阶段: ① 形成 -(y)U/-A/-I bär- 结构, bär- 扮演实义动词的角色^②。② -(y)U/-A/-I bär- 在语言使用过程中慢慢发展出表示利他意义的功能^③。③ -(y)U/-A/-I bär- 的语法意义逐步稳定后, ${}^0\text{p}$ bär- 用作利他标记使用。 ${}^0\text{p}$ bär- 可能是类推的产物。④ 在后来发展过程中, ${}^0\text{p}$ bär- 慢慢取代了前三种形式, 成为表示利他的专门标记。其演变轨迹为:

$$\text{bir-} \left\{ \begin{array}{l} \text{-(y)U bir-} \\ \text{-A bir-} \\ \text{-I bir-} \end{array} \right. > \left\{ \begin{array}{l} \text{-(y)U bi/(e)r-} \\ \text{-A bi/(e)r-} \\ \text{-I bi/(e)r- (?)} \\ \text{-}^0\text{p bi/(e/ä)r-} \end{array} \right. > \text{}^0\text{p bär-}$$

在前苏联哈萨克斯坦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的《现代维吾尔语》(1987:390) 中, 将 ${}^0\text{p}$ bär- 解释为表示行为动作趋向于他人或涉及他人, 有时还表示主动词所指动作的程度很强。哈密提 (2011:371) 将其意义解释为两种: ① 表示行为动作为他人或他物而进行; ② 强调行为动作有益于另一种事情的发生。程适良等 (1996:458) 将该结构称之为“为他体”, 其观点与哈密提的观点相似。力提甫 (2012:200) 则称为“利他体”, 并将其意义概括为表示主体为别人利益做出某一动作的情况。总之, 学者们基本认同 ${}^0\text{p}$ bär- 用来描述有益于他人或他物的行为动作。其具体意义与用法如下:

^① 根据 Anderson (2001), 所谓“类别 (version)”范畴主要描述句子的主语或宾语 (补足语) 与动作为 (verbal action) 之间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主语类别 (subjective version) 或与主语相关的类别描述行为动作是为了主语的利益而进行, 或对主语有所影响。宾语类别 (objective version) 或与宾语 (补足语) 相关的类别描述行为动作对非主语或宾语的影响, 通常带有受益或受损之意。维吾尔语中的 ${}^0\text{wal}$ - (表“利己”) 和 ${}^0\text{p}$ bär- (表“利他”) 分别对应于这里所说的主语类别和宾语类别。

^② 一般认为 CVB+V 结构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表示语法意义, 它应该是在语言使用过程中逐渐发展出该功能。但由于 bär- 的词汇意义和利他意义之间联系密切, 而且 CVB+bär- 结构中 bär- 的实虚形式并未呈现出句法形式上的差异, 这导致在书面文献中区分 bär- 的实虚形式相对较难。在实际语言交际中, 可以根据语调、重音或停顿等韵律特征判断副动词成分后面出现的动词是否为助动词。此外, 实义动词形式还允许 CVB 和 V 中间插入其它的成分 (奥斯曼 2021:20)。但在书面文献中情况不太一样, 那么是否能以 CVB+bär- 用来描述抽象动作作为其发生语法化的开始? 这个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思考。

^③ 碑铭文献中都有 -(y)U/-A/-I bär- 等形式。但它们可能不是同时发展出表示语法意义的功能 (使用频率来看, -(y)U bär- 占相对优势)。因文献语料的缺陷, 暂无法准确判定其语法化的先后顺序。

- (15) muällim biz-gä hikayä sözlä-p bär-di. (力提甫 2012:201)
 老师 我们-DAT 故事 讲-CVB AUX-PST3
 老师给我们讲故事了。
- (16) köp-räk härikät qil-ip bär, bolmisa sämir-ip ket-i-sän. (哈密提 2011:369)
 多-AUG 运动 做-CVB AUX 否则 发胖-CVB AUX-NPST-2SG
 多运动点儿, 要不然你会发胖的。
- (17) muşundaq yamğur yeğ-ip bär-sä ziraät-lär oxşa-ydu. (力提甫 2012:201)
 这样 雨 下-CVB AUX-COND 庄稼-PL 长好-NPST3
 如果雨就这样下的话, 庄稼会长得很好。

在上面例子中, ${}^0\text{p bär-}$ 所表达的意义都符合受益的语义特点。如例(15)描述为别人而进行的行为动作; 例(16)和(17)描述行为动作的结果有益于某人或某事的情形。此外, 利他标记 ${}^0\text{p bär-}$ 在实际语言交际中可能发生一些语音变化, 即双唇浊塞音 [b] 起首的助动词可能被副动词成分的双唇清塞音 [p] 同化, 从而出现一些语音融合的倾向。例如, 上述例子中的 sözläp bär- 、 qilip bär- 、 yeğip bär- 可能被说成 sözläppä- 、 qippä- 、 yeğipä- 等。

有时 ${}^0\text{p bär-}$ 所表达的意义与其利他意义关系不明显, 这类语境中它可能含有受损 (malefactive) 或非利他义。例如:

- (18) u maña bir munčä qağşa-p bär-di. 他向我诉苦了一大堆 (心事)。
 他 向我 许多 哀怨-CVB AUX-PST3
- (19) káčür-ün, siz-gä köp awaričiliq tep-ip bär-di-m.
 对不起-2SGPOL 您-DAT 多 麻烦 找-CVB AUX-PST-1SG
 对不起, (我) 给您添了不少麻烦。
- (20) maşina is qoy-up bär-di. 汽车冒烟了。
 汽车 烟 放-CVB AUX-PST3

例(18) - (20) 中 ${}^0\text{p bär-}$ 的意义有点特殊。在例(18)中它似乎是在描述一种利己行为。该句中行为动作的结果不是对“我”有利, 反而对“他”自己有利, 通过倾诉烦心事“他”心里可能会舒服点。例(19)与例(18)大致相似, 说话者给“我”添麻烦不是对“我”有利的事情。例(20)是在描述“汽车冒烟”的事实。“汽车冒烟”对车主或对他人的概率几乎很小, 对汽车本身也不一定是有利的。再说, 受益结构中受益对象多数情况下是有生 (animate) 的 (Zúñiga & Seppo 2010:6)。此外, 该例中的 ${}^0\text{p bär-}$ 可以与处置标记 ${}^0\text{wät-}$ 替换使用 (请比较 qoyuwätti), 但它们所强调的内在语义有所不同: 用 ${}^0\text{p bär-}$ 可描述行为动作的发生比较自然而平静, 用 ${}^0\text{wät-}$ 则描述一种处置性进行的、没人料到的或突然发生的动作, 这里的 ${}^0\text{wät-}$ 甚至可能还暗含言者不满或抱怨的主观态度。 ${}^0\text{p bär-}$ 和 ${}^0\text{wät-}$ 只有在极少数的语境中可以互换, 多数情况下两者的区别非常明显。总之, ${}^0\text{p bär-}$ 的上述特殊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受主动词语义的影响, 必须在具体语境中加以解释。此外, 需要表达否定意义时, 否定成分要加在利他标记之后 (V+BEN+NEG), 否则句子不能成立。

(二) 无阻意义

现代维吾尔语中, 无阻标记已词缀化并发展为不同的变体 (-wär-、-iwär-)。至于其来源, 多数学者都认同它是从 -A bär- 演变来的 (易坤琇、高士杰 1998; 哈密提 2011; 力提甫 2012; 奥斯曼 2021)。但 Johanson (2004:184; 2021:601) 将维吾尔语的 ${}^0\text{wär-}$ 与土耳其语的 -(y)Iver-、

土库曼语的 *-(I)ber-* 联系在一起, 认为它们从 **i:du ber-* 演变而来; 他认为从语义角度和含有高元音而不是低元音词缀变体的情况来看, *-A bär-* 发展出描述迅速、立即、偶然或随意进行的动作之义是不可能的; 因此他否认 Yüce (1999) 的土耳其语 *-(y)Iver-* 是从 *-A bär-* 演变来的观点。

我们认为, Johanson 的结论未必符合维吾尔语 *-⁰wär-* 的历时演变特征^①。首先, 土耳其语的 *-(y)Iver-* 和土库曼语的 *-(I)ber-* 在意义上与维吾尔语的 *-⁰wär-* 有所区别: *-(y)Iver-* 和 *-(I)ber-* 描述迅速、立即、偶然或随意进行的动作 (Johanson 2021:602), 维吾尔语的 *-⁰wär-* 则描述不受阻碍、不受约束而持续进行的动作^②。其次, 在现代维吾尔语中出现 **idu ber-* 的固化形式 *äwät:*^③ “寄、派遣、派送”, 与乌兹别克语 (*yübär-*)、哈萨克语 (*jiber-*) 和柯尔克孜语 (*jiber-*) 等几种亲属语言的形式不太一样。上述语言中的形式用作助动词时, 其意义与土耳其语、土库曼语的 *-(y)Iver-*、*-(I)ber-* 大致相似。再次, *-A bär-* 在乌兹别克语 (已词缀化)、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图瓦语等多数亲属语言中仍作为无阻标记使用 (Хожиев 1973; 胡振华 1986; 吴宏伟 1999; 张定京 2004)。Johanson (2021:609) 在 Clauson (1972:354) 的基础上认为, *-A bär-* 的此类用法可能是 *-A bar-* 的前元音形式。从 *-⁰wär-* 的意义来看, 它可与“去”义动词 *bar-* 容易发生联想。而且, 这种演变案例在其他语言中也较常见 (参见 Kuteva et al. 2019:207-208)。但从 *bar-* “去”在古籍文献和现代亲属语言中的助动词用法来看, 其意义与 *bär-* 存在明显的区别^④, 目前没有证据表明 *-A bär-* 为 *-A bar-* 的前元音形式。

可见, 从 **idu ber-* 和 *-A bär-* 演变来的形式在有些亲属语言中仍然很活跃 (如乌兹别克语 *yübär-* 和 *-⁰wär-*)。维吾尔语和乌兹别克语中的无阻标记 *-⁰wär-* 明显是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等语言中 *-A ber-* 的词缀化形式。

根据历代文献语言的特点, *-A bär-* 的历时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 ① *-A bär-* 在碑铭文献和中世纪回鹘语文献中用作利他标记; ② 在语言发展过程中, *-A bär-* 表示利他的功能一步步被 *-⁰p bär-* 所取代; ③ 在近代文献语言中, *-A bär-* 已开始作为无阻标记使用, 暂无法确认发展出该功能的确切时间段。此外, 这一时期无阻标记还出现 *-⁰y bär-* 的形式 (见第二节第三条); ④ 在使用过程中, 助动词 *bär-* 节首的双唇浊塞音 [b] 转变为双唇浊半元音 [w] (**-A wär-*), 由它更轻易地与副动词成分的元音合并。这时在维吾尔语音提升规则的促使下, 副动词成

^① Clark (1998:315) 认为, 土库曼语中的 *-(I)ber-* 表示行为动作的起始或持续, 它还有 *-iber-*、*-awer(i)*、*-owör(ü)*、*-ewer(i)*、*-öwör(ü)* 等变体。

^② 在现代维吾尔语吐鲁番方言中, 有 *-(A)wä(r)-* 和 *-(I)wä(r)-* 两种与 *-⁰wär-* 相似的语法标记。Yakup (2005:116) 认为, 它们都是从 *-A bär-* 演变来的; 但他还注意到 *-(A)wä(r)-* 在意义上与土耳其语的 *-(y)Iver-* 很相似, 因为 *-(A)wä(r)-* 通常描述立即、迅速执行的动作。我们认为 *-(A)wä(r)-* 可能和 Johanson (2021:601) 推测的一样, 与 **idu ber-* 存在联系, *-(I)wä(r)-* 则从 *-A bär-* 演变而来。

^③ Nadzhip (1971:108) 指出, 现代维吾尔语的 *-⁰wät-* 可以追溯到动词 *äwät:* “寄、派遣、派送”。我们认为处置标记 *-⁰wät-* 是从 *-⁰p at-* 演变来的, 即在副动词成分 *-⁰p* 与“扔, 射”义动词 *at-* 的长期搭配使用过程中逐步语法化。限于篇幅, *-⁰wät-* 的演变过程及相关问题将另文讨论。

^④ 在古籍文献语言中, *bar-* “去”用作助动词时表示一种趋向性发展, 即行为动作向主动词意义的方向进一步发展, 如 *uča bar-* “去世”、*yadulup bar-* “扩散”。有时其意义与现代维吾尔语的 *-⁰p kät-* (去, 走开) 非常相似 (奥斯曼 2021:133)。 *bar-* 在现代语言中的助动词意义也与其古籍文献中的意义基本相同 (参见胡振华 1986:137; 张定京 2004:300; 奥斯曼 2021:15)。 *bar-* 和 *kät-* 的这种意义类似于语言学界一般所说的离心 (andative) 标记, 而且这也是“去”义动词语法化较常见的案例之一 (参见 Bybee et al. 1994:266-270; Kuteva et al. 2019:203-204)。

分的展唇后低元音[a]和展唇、前、低元音[æ]可能变为展唇前高元音[i]（也有变[e]的可能性），于是 -i/(e) wär- 通过进一步发展形成现代维吾尔语中的形式 ⁰wär-。其演变轨迹为：

$$-A \text{ ber-} > \begin{cases} -A \text{ be/är-} > * -i/(e) \text{ wär-} > -^0 \text{ wär-} \\ -^0 \text{ y ber-}^{\text{①}} \end{cases}$$

虽然学者们对 ⁰wär-^② 的解释有所差异，但对其基本意义的理解和认识大致相似。如前苏联哈萨克斯坦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的《现代维吾尔语》（1987:390）认为，⁰wär- 表示行为动作的反复不断地发生或长期持续进行。哈密提（2011:357）称其为“无阻体（čäklimisiz tūs）”，并指出它表示行为动作无阻力地发生或持续。程适良等（1996:449）称其为“持续体”。力提甫（2012:195）基本接受哈密提（2011）的观点。从 ⁰wär- 本身的意义特征来看，它在不涉及行为动作在时轴上具体位置信息的情况下，能够表示动作不受阻碍、不受干扰地持续进行，其实可以视为持续体的一种形式。它的具体意义与用法如下：

- (21) män kalla-m-ga käl-gän-ni dä-wär-di-m toğra čüšin-iñ. (哈密提 2011:357)
我 脑-POS.1SG-DAT 来-VADJ-ACC 说-UNINT-PST-1SG 对 理解-2SG.POL
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请您谅解。
- (22) Bahargül-ni izdä-wär-sä-ñ bol-ma-ydu jumu. (程适良等 1996:450)
巴哈尔古丽-ACC 找-UNINT-COND-2SG 可以-NEG-NPST PART
听着，你不要总缠着巴哈尔古丽。
- (23) aptubus čaq-i-niñ tešil-ip kät-kin-i-gä qari-ma-y meñ-iwär-di. (程适良等 1996:449)
汽车 轮-POS3-GEN 破-CVB AUX-VADJ-POS3-DAT 看-NEG-CVB 走-UNINT-PST3
尽管轮胎已破，汽车还是一直在走。

在例（21）中，⁰wär- 描述行为动作无阻力进行的状态。例（22）描述行为动作不间断地、反复出现的情况。例（23）则描述一种持续的状态。⁰wär- 的语义本身就含有一种持续性，但这种持续多数情况下是以行为动作不受阻碍、不受干扰为基础。这种意义有时可以与进行体标记 ⁰wat- 替换表达，它们之间的语义差异需要进一步深入考察。

在表达否定意义时，否定成分（-mA-）在无阻标记前后均可出现，但意义有所不同。若将否定成分加在主动词之后，后面无阻标记 ⁰wär- 的意义不受影响。这类结构（V + NEG + UNINT）一般表示前面被否定的动作不受阻碍而持续的状态，即描述主动词所表达的动作一直没有发生或出现的情形。若将否定成分加在无阻标记之后（V + UNINT + NEG），无阻标记的意义就会被否定。从而表示主动词所描述的动作不再持续、反复出现，或者未被直接、顺便执行的状态。例如：

V+NEG+UNINT		V+UNINT+NEG	
yaz- (写) ma-wär-	一直没写	yez-iwär-mä-	不再继续/一直写
de- (说) mä-wär-	一直没说	dä-wär-mä-	不再继续/一直说
mañ- (走) ma-wär-	一直没走	meñ-iwär-mä-	不再继续/一直走

① 这种形式在相关文献中出现的频率本来就很低。-A bär- 词缀化后（⁰wär-）可以与任何词干合并，无需由半元音性质的 -y 来充当连接作用，而且在现代维吾尔语中，⁰wär- 不受语音和谐律的制约。这有可能是 ⁰y bär- 形式没能进一步发展的原因之一。

② 必须承认，在这一过程中元音提升和助动词的辅音变化哪一个先发生，或是否两种现象同时出现，这恐怕难以准确判断。

išlä-^(做) mā-wär- 一直没做 išlä-wär-mä- 不再继续/一直做
 yügür-^(跑) mā-wär- 一直没跑 yügür-iwär-mä- 不再继续/一直跑

⁰wär- 与否定成分结合时的意义，多数情况下与上面所述相符合。但在不同语境中可能还会有其他意义，如 *yeñini eliwärmäy*^①, *bu yänä töt kündä buzula(r)mikin* “还不如（直接）买个新的，（我估计）这个过几天就可能会坏”。这句话描述说话人对另一方行为不太满意的一种态度。在这类句子中，⁰wär- 与后面的成分结合传达说话人的一种遗憾、劝诫或建议。这时不能只考虑无阻标记或否定成分，因为其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后面的副动词成分 -y。如果 -y 被省略，整个句子的意义会因此而变（如 *eliwärmä* “你不要再买了”）。此外，⁰wär- 与否定词干合并的一些句子中，可能表示主体的随意性，即动作的执行与否取决于主体本身的意愿，如 *yazmisam yazmawerimän* “我不想写就不写”、*kälmisäj kälmäwär* “你不想来就不要来了”（哈米提 2011:358；力提甫 2012:195）。但这种随意性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前面的条件—假设语气成分（-sA-）。

四 利他标记与无阻标记语法化的特点

从历代文献的语言可以看出，bär- 在演变过程中经历（bir- > ber- > bär-）音变的同时还发展了一些新的意义和功能。作为利他、无阻和（部分亲属语言中）处置标记^②使用是其最常用、最显著的功能。我们将其语法化的特点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利他标记和无阻标记是 bär- 与副动词成分长期一起使用过程中语法化而形成。根据目前的考察，-(y)U/-A/-I bär- 在碑铭文献语言中已作利他标记（见例 1-3）。在中世纪回鹘文献语言中还出现 ⁰p bär- 的形式，可能为类推的产物。此外，还可见 bär- 与“寄、派遣”义动词 *id-* 结合使用的情况。*idu ber-* 在后期文献中作复合语法标记，并在现代乌兹别克语（*yübär-*）、哈萨克语（*jiber-*）、柯尔克孜语（*jiber-*）等多数亲属语言中发展为语法标记的相关形式打下了基础。

第二，纵观历史文献可以发现，利他意义经历了 -(y)U bär-、-A bär-、-I bär- 和 ⁰p bär- 四种形式上的变化。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⁰p bär- 逐渐取代了其他形式成为表示利他的专门功能标记。无阻标记形成的时间比利他标记稍晚。-A bär- 表示利他意义的功能被 ⁰p bär- 取代后，-A bär- 在后期使用过程中慢慢发展为无阻意义。在近代文献语言中，-A bär- 作无阻标记的情况非常普遍。由此可以推断，-A bär- 表达无阻意义的功能可能是 11 世纪以后形成的。在近代文献中 ⁰p bär- 和 -A bär- 的语义分工更为明确，⁰p bär- 专门用来表示利他意义，-A bär- 则专门用来表示无阻意义。此外，用 ⁰y bär- 也可以表示无阻意义，其使用频率很低，可能是在 -A bär- 基础上类推形成的。

第三，从语法化路径来看，利他标记和无阻标记各自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详见第三节），其历时发展符合 Hopper & Traugott (2003:7) 提出的单向性演变模式。如表 1 所示，

^① 这里的 *eliwärmäy* 可能会出现歧义：若否定成分后面出现的 -y 为 1SG.IMP，其意为“我不要再买新的了”；若为 CVB，其意义与正文所述相同，这里笔者按第二种情况解释。

^② 张定京（2004:311）将现代哈萨克语的 ⁰p *jiber-*（< *idu ber-*）称之为“迅捷迅猛体”。为行文方便，本文将 *idu ber-* 以及部分亲属语言中的 ⁰p *yübär-/jiber-* 等所表达的语法意义暂称之为“处置”意义。

从 bär- 演变来的这些功能标记目前处在单向性演变模式^①的不同阶段。

表1 bär- 的演变轨迹

时 期	利他意义	无阻意义	处置意义	单向性
无文字记录	*bi(e)r- (*-(y)U/-A/-I bir-?)			实义项
碑铭文献	-(y)U/-A/-I bir-			↓ 语法词
回鹘文献	-(y)U/-A/- ⁰ p bi(e)r-		*id(/d)u ber-	
近代文献	- ⁰ p be(/ä)r-	-A/- ⁰ y be(/ä)r-	- ⁰ p *iyber-/ *(y)ibe(/ä)r-	↓ 附加成分 ↓ 零形式/消失
现代维吾尔语	- ⁰ p bär-	- ⁰ wär-		

从表1可看出，第一阶段 bär- 作主动词使用。由于 bär- 在碑铭文献语言中就已用作助动词，暂无法判定其发展为语法功能的确切时间段。在第二阶段其意义开始虚化并作为助动词使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在句法形式上没有区别。在第三阶段其语法意义进一步稳定并在语音上发生融合（如 -⁰wär-）。同时，bär- 的演变还符合动词典型的语法化模式，从“实义动词 > 助动词 > 动词附着形式 (verbal clitic) > 动词词缀 (verbal affix)” (Hopper & Traugott 2003:111)。其实，这可以说是单向性假设在不同词类语法化中的一种更具体、更有针对性的表现形式。Hopper & Traugott (2003:111) 以英语的 have 为例来解释这种演变，其在 have a book “有一本书”中是一个实义动词，在 have had a book “已经有了一本书”中是一个助动词，而在 we've built a new garage “我们建了一个新车库”中为动词的附着形式；并且认为这种附着形式有变为词缀的可能性。同样，这种演变模式的第三、第四阶段在阿尔泰语言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可能和印欧语系语言并不完全相同。至少可以认为，动词附着形式和动词词缀之间并非必须是前后演变的关系，如维吾尔语传信标记 -⁰ptu (< -⁰p turur)、非过去时系词 -dur/tur (< turur)。而且，附着成分和词缀之间的区别本来就易变不稳（杨信彰 2006:69），划定一种理论上完全绝对化的界限可能不太合适。

第四，现代维吾尔语中用作利他标记的 bär- 还处于助动词阶段。因此，其语法意义不是绝对的，需要看具体语境或根据语调、重音或停顿等韵律特征来辨别其意义。在助动词阶段，bär- 的语法意义还是受其原来词汇意义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利他标记在实际语言交际中也存在一些语音融合的趋势（见第三节）。它到底会不会进一步发展到词缀阶段，还有待观察。此外，-⁰p bär- 在有些语境中用来描述受损或非利他行为（见例 18-20）。受益标记表现出受损义的情况在世界上其他语言中也较常见（见 Fagerli 2001; Zúñiga & Seppo 2010; Hucel 2018;

^① Hopper & Traugott (2003:7) 提出的单向性演变模式为: *content item* > *grammatical word* > *clitic* > *inflectional affix*。他们的假设是以印欧语系语言的特点为基础，其在不同类型语言中的表现形式可能存在一些差异。我们认为，他们所说的第四个阶段，即“屈折词缀”在作为黏着性语言的阿尔泰语言中可能不会出现，它可能以零形式出现或直接消失。单向性演变模式在阿尔泰语言中的形式可以假设为：实义项 > 语法词 > 附加成分 > 零形式/消失（参见奥斯曼 2021:25-26）。

Obana & Haugh 2018)^①。Fagerli (2001:203) 认为, 这也许是原先受益标记语义漂白 (semantic bleaching) 的结果; 他还指出, 有时受损义的“给予 (giving)”只是个影响 (affection) 标记, 受损含义是由宿主 (host) 动词所传达。这一观点与本文第三节所述相吻合。因此, -⁰p bär- 表现出这种意义并非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无阻标记则已处于词缀阶段。词缀化以后其抽象程度会进一步强化, 即 -⁰wär- 专门用于表示语法意义, 在形式上具有不可还原性。而且词缀化后与原本表示“给”义的动词 bär- 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疏远。此外, 利他标记和无阻标记可以共现, 其顺序为利他标记在前, 无阻标记在后。而且, 两者共现时一般都会出现语音融合现象, 如 qippiriwä: (< qilip beriwär) “继续为某人做”、yezipiriwä: (< yezip beriwär) “继续为某人写”等。

五 结 语

本文主要讨论维吾尔语动词 bär- 表达利他和无阻意义用法的历时演变及相关共时使用特点。bär- 本身是一个高频使用动词, V+CVB+V 结构为其发生语法化提供了坚实的语法环境。由于阿尔泰语言是 SOV 语序的黏着性语言, 两个动词词干不能直接相加在一起, 中间必须有一个连接成分。显然, 这种连接任务是由副动词成分承担。阿尔泰语言的功能标记更多的是以后缀或后置成分为主, 也许是出于这种本质性特征, V+CVB+V 结构中位置处在后面的动词发生语法化的可能性要高于前面的动词。并且, 该结构在不同语境中频繁使用以及习语化使得处在后一动词位置的 bär- 发生了语法化, 产生了本文所讨论的利他和无阻功能意义。

根据 Kuteva et al. (2019:192-203) 对世界上 1000 多种语言语法化个案的研究, “给 (give)” 义动词语法化为表达受益、使动、原因、关涉 (concern)、祈使、被动、受事、许可、目的 (purpose) 和接受者等 10 种语义范畴。其中演变为受益标记的情况见于汉语 (含上古汉语、现代汉语及闽南话)、泰语、韩语、泰米尔语等 27 种语言中。他们所说的受益标记基本上都是指“利他”行为, 这与该动词本身的语义特征有密切联系。阿尔泰语言的情况也与 Kuteva et al. 所描述的第一种情形相吻合, 即演变为受益标记的例子较多。如蒙古语 ög- (清格尔泰 1991:363)、东部裕固语 og- (照那斯图 1981:50)、锡伯语 bu-^② 等用作助动词时都表示利他行为。若从跨语言角度观察“给”义动词的语法化趋向, 其演变为受益标记的情况较普遍。但是, 演变为所谓“无阻”标记 (或持续体) 的情况并不是很常见^③。因此, bär- 在维吾尔语及其亲属语言中的这种意义是否可以被视为一种语族特有现象, 还需要进一步深入考察。

总之, bär- 在语言演变过程中发展出不同语法功能的同时并非失其原义。bär- 及其相关功能形式在语言使用过程中还会继续发展出新的用法和功能。我们希望本研究能为进一步揭示“给”类动词语法化的特点提供一些参考。

^① 此类用法在现代汉语中也存在 (如“给”): “我脑袋给砸流血了” “我的粮食给老鼠糟蹋了”。

^② 萨蒙等 (2010:335) 将 bu- “给” 归入到语态范畴中, 认为其与附加成分 -m 一起出现时 (-mbu) 表示动词的语态并称为“给动态”。但从意义来看, -mbu 其实表示一种利他行为, 如 mind emdan alembu “请告诉我”。

^③ 所谓“无阻”这一语义范畴在其他语言中有可能只是没有形态上专门的标记形式, 也许被归为其他相关的语义范畴, 甚至有可能与“给”义动词并无联系。

参考文献

- 阿依努热·牙生. 2011. 《“麦西来甫诗集”文学特点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奥斯曼·阿卜杜克热木. 2021. 《现代维吾尔语体标记语法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程适良、阿布都热西提·亚库甫、米尔扎等. 1996. 《现代维吾尔语语法》，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 冯·加班. 2004. 《古代突厥语语法》，耿世民译，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 耿世民. 2005. 《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耿世民. 2006. 《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耿世民. 2008. 《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哈密提·铁木尔. 1983. 《论维吾尔语助动词及其意义》（维吾尔文），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语文工作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合编《突厥语族语言研究》（2）第112-148页，北京：民族出版社.
- 哈密提·铁木尔. 2011. 《现代维吾尔语语法》（维吾尔文）（第二版），北京：民族出版社.
- 胡振华. 1986. 《柯尔克孜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力提甫·托乎提. 1997. 《论维吾尔语动词 tur- 在语音和语法功能上的发展》，《民族语文》第2期.
- 力提甫·托乎提. 2009. 《论维吾尔语体助动词的功能》，《民族语文》第1期.
- 力提甫·托乎提. 2012. 《现代维吾尔语参考语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买合苏提·色来木. 2015. 《察哈台维吾尔语译本“热希德史”文献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毛拉·伊斯麦托拉·穆吉孜. 1982. 《乐师传》（维吾尔文），艾尼瓦尔·巴依吐尔等整理，北京：民族出版社.
- 木再帕尔. 2017. 《维吾尔语名词与人称、格成分的语法化》，《满语研究》第1期.
- 木再帕尔. 2018. 《维吾尔语 bol- “是、成为”之语法化》，《北方民族大学学报》第2期.
- 彭 熾. 2014. 《汉语“给”与维吾尔语中 ber-的语法化对比》，《语言与翻译》第4期.
- 清格尔泰. 1991. 《蒙古语语法》，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 萨 蒙、伊尔罕芝、郭向阳等. 2010. 《锡伯语通论》，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 [前苏联]哈萨克斯坦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 1987. 《现代维吾尔语》，陈世明、廖泽余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 吐尔迪·艾合买提. 1982. 《关于维吾尔语动词的体范畴》（维吾尔文），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语文工作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合编《突厥语族语言研究》（1）第254-288页，北京：民族出版社.
- 吐尔迪·艾合买提. 1985. 《现代维吾尔语》（维吾尔文），乌鲁木齐：新疆教育出版社.
- 吾麦尔江·吾吉艾合麦提. 2014. 《察哈台文“巴布尔传”的句法研究：以海德拉巴德抄本为依据》，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吴宏伟. 1999. 《图瓦语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语文工作委员会词典编纂组. 1990. 《维吾尔语详解词典》（第一卷），北京：民族出版社.
- 杨信彰编译. 2006. 《牛津英汉双解语言学词典》，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伊卜拉伊木·马木提. 2019. 《近代维吾尔语契约文书语言研究：以20件近代维吾尔语买卖契约文书为例》，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易坤琇、高士杰. 1998. 《维吾尔语语法》，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优素甫·哈斯·哈吉甫. 1984. 《福乐智慧》，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编，北京：民族出版社.

- 张定京. 2002. 《哈萨克语虚词的成员及其语法化进程》,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 2 期.
- 张定京. 2004. 《哈萨克语实用语法》,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赵明鸣. 2015. 《维吾尔语动词 yat- “躺”的语法化》, 《民族语文》第 3 期.
- 赵明鸣. 2017. 《突厥语语法化动词 YAT- “躺”的区域类型》, 《民族语文》第 6 期.
- 赵相如、朱志宁. 1985. 《维吾尔语简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照那斯图. 1981. 《东部裕固语简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Anderson, Gregory D. S. 2001. Subject Version and Object Version in Tofa Auxiliary Constructions. *Turkic Languages*, 5: 245-269.
- Bybee, Joan, Revere Perkins & William Pagliuca. 1994.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Clark, Larry. 1998. *Turkmen Reference Grammar*.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 Clauson, S. Gerard. 1972.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Eckmann, János. 1966. *Chagatay Manual* [Uralic and Altaic Series 60].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 The Hague: Mouton.
- Fagerli, Ö. Torfinn. 2001. Malefactive by means of GIVE. In Simonsen, H. Gram & Rolf Theil Endresen (eds.),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the Verb*, pp. 203-222. Berlin & New York: De Gruyter Mouton.
- Haspelmath, Martin & Ekkehard König. 1995. *Converbs in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Structure and Meaning of Adverbial Verb Forms Adverbial Participles, Gerunds*, Berlin & Boston: De Gruyter Mouton.
- Hopper, Paul J. & Elizabeth C. Traugott. 2003. *Grammaticalization*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ei, Ling Lin. 2018. Benefactive and malefactive constructions in Taiwan Southern M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 209-230.
- Johanson, Lars. 2004. On Turkic transformativizers and nontransformativizers. *Turkic Languages*, 8: 180-190.
- Johanson, Lars. 2012. Grammaticalization in Turkic languages. In Heiko Narrog & Bernd Heine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Grammaticalization*, pp. 752-76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Johanson, Lars. 2021. *Turki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aya, Ceval. 1994. *Uygurca Altun Yaruk*. Ankara: Türk Dil Kurumu Yayınları.
- Kuteva, Tania, Bernd Heine & Bo Hong et al. 2019.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2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adzhip, E[mir]. N. 1971. *Modern Uigur*. Moscow: “NAUKA” Publishing House.
- Obana, Yasuko & Michael Haugh. 2018. Malefactive uses of giving/receiving expressions: the case of *te-kureru* in Japanese. *East Asian Pragmatics*, 2: 201-231.
- Rentzsch, Julian. 2011. Issues of Grammaticalization in Turkic Modal Constructions.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64 (4): 453-474.
- Starostin, Sergei, Anna Dybo & Oleg Mudrak (eds.). 2003.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Altaic Languages*. Leiden: Brill.
- Tekin, Talat. 1968. *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 (Indian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Uralic and Altaic Series 69).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 The Hague: Mouton.
- Yakup, Abdurishid. 2005. *The Turfan Dialect of Uyghur*.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 Yüce, Nuri. 1999. *Gerundien im Türkischen: Eine morphologische und syntaktische Untersuchung*. Istanbul: Simurg.
- Zúñiga, Fernando & Seppo Kittilä. 2010. *Benefactives and Malefactives: Typological Perspectives and Case Studies*.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Ҳоҷиев, А. 1973. *Фель*. Тошкент: Узбекистон ССР «Фан» Нашриети.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Verb *bär-* “to give” in Uyghur

Osman ABDUKERIM and YUE Yao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rocess of the verb *bär-* by examining the written sources from the runiform inscriptions up to modern Uyghur. The primary focus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the benefactive marker and the uninterrupted marker.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benefactive meaning used to be expressed with different forms, such as *-(y)U bär-*, *-I bär-*, *-A bär-* and *-^op bär-*.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language change, *-^op bär-* has replaced the other forms and has become a special functional element for expressing benefaction in modern Uyghur. In addition, the so-called benefactive marker may be used to denote malefactive situations in certain contexts. The uninterrupted meaning is expressed by *-A bär-* and *-^oy bär-* in written documents. In modern Uyghur, *-^oy bär-* has disappeared and *-A bär-* has developed into a suffix.

[Keywords] *bär-* grammaticalization benefactive marker uninterrupted marker

(通信地址: 361005 厦门 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本文责编 普忠良】